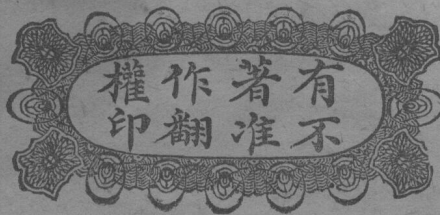


紅樓夢索隱

604591

卷二十四卷

民國五年九月再版
民國五年九月再版
民國五年九月再版



索隱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吉林衡州貴陽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紅樓夢索隱)全十冊

定價銀三元

No 10

沈王
瓶夢
庵阮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紅樓夢索隱卷二十二

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史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卽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卽用疏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們尙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索隱)世祖性孝。皇父攝政王逝後。仍迎孝莊歸築慈寧宮以居之。八年。月之獄起。孝莊固抱難言之隱。痛世祖亦有難處之家庭。此處數語。不卽不離。深合當時口吻。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裏。都託著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事。如今到老了。見你們偷或受罪。叫我心裏過得去麼。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著又哭。賈政此時著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的懼怕的心。感激天恩之話。都代奏了。主上甚是憫恤。并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著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索隱)豫王仍復舊職。睿王家族亦只削爵。奪封不復深究。蓋聖祖處理此獄。實含有委曲求全之意。甚至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者。指攝政言之也。意甚明顯。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

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著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卽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爲稟謝。明晨到闕謝恩。並到府裏叩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下。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還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抄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家伙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己。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事。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爲固難勸諫。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咱們這樣人家所爲。如今入了官。在銀錢是不打緊的。這種聲名出去。還了得麼。賈璉跪下說道。姪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帳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大。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帳。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裏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纔知道。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裏的事。還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這回也不來查問你。現今你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你和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聽。賈璉一心委屈。含著眼淚答應了出去。賈

政歎氣道。這就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
瞻這些子姪。沒一個長進的。(索隱) 睿孫之敗。皇族中合詞攻訐。無人爲之迴護者。老天啊。老天啊。我買
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
裏支撐得住。方纔璉兒所說。更加詫異。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尚有虧空。這幾年竟是虛名在
外。只恨我自己爲什麼糊塗。若此。倘或我珠兒在世。尚有膀臂。寶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到
那裏。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並沒有自能奉養一日。反累他嚇得死去
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索隱) 孝思不匱。實從輕發落之原因。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稟報。
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
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安。那邊珍哥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於今
自己鬧出的。倒帶累著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也沒見御史參奏。(索隱) 指鄭親王等同
族參奏。玩也沒見三字有深覺詫異之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得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御史。我們
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噪鬧出來的。(索隱) 指蘇克、克薩、哈魯、岱穆倫等家奴。舉發御
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誣了這裏的人去。纔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爲什麼還有這
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在這裏。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在
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提防些。如今雖

兒好好的服侍好了鳳丫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又加了寧國府第入官所有財產屋地等。並家奴等。俱造冊收盡。這裏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等過來。可憐赫赫寧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賈母撥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頭兩個服侍。一應飯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帳房內開銷。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錦衣府使用。帳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一無所有。賈璉況又多債務滿身。賈政不知家務。只說已經託人。自有照應。賈璉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裏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其餘親戚雖有。俱是不能照應。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了數千金。作爲監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便趁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此是後話。暫且不題。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自己強著坐起。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內焚起斗香。用拐拄著。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短氈拜墊。賈母上香跪了。叩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爲善。亦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淫佚。暴殄

天物以致閤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兇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即求皇天保佑。在監的逢兇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今總有閤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不禁傷心。嗚嗚咽咽哭泣起來。（索隱）事後懺悔情詞可慘。然書中賈母只是有形之苦。痛當年孝莊乃抱無形之桎梏。其慘苦蓋倍於此。萬萬慈寧伏處長齋繡佛。不問外事者。歷三十餘年。鴛鴦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悲傷。三人大哭起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現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知可減緩否。翁姑雖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得更痛。寶玉見寶釵如此大慟。他亦有一番悲戚。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不得安逸。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衆姊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想在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從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到今。又有寶姐姐過來。未便時帶悲切。見他憂兄思母。日夜難得笑容。今見他悲哀欲絕。心裏更加不忍。竟號啕大哭。鴛鴦彩雲鶯兒襲人。見他們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嗚咽起來。餘者丫頭們看得傷心。也便陪哭。竟無人勸解。（索隱）舉家痛哭。各人有各人心事。分別寫出行文不苟如此。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外頭上夜婆子嚇慌。急報於賈政知道。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心中著忙。飛奔進內。遠遠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嚇得魂魄俱喪。疾忙進內。只見坐著悲啼。神魂方定。說是老太太

傷心。你們該勸解。怎麼的齊打夥兒哭起來了。衆人聽得賈政聲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衆人幾句。各自心知道。我們原恐怕老太太悲傷。故來勸解。怎麼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索隱)悲來填膺。不自知其涕泗之何從也。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我們家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裏的事。原沒有什麼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一聲。說這裏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幾日就要出閣。(索隱)四貞之嫁。延齡本在此後數年。文只借此歸東。湘雲事。所以不能來了。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老爺太太惦記。過一日再來奉謝。你家姑娘出閣。想來你們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麼樣。只是姑爺長的很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幾次。看來與這裏寶二爺差不多。還聽得說才情學問都好的。賈母聽了。喜歡道。噲們都是南邊人。雖在這裏住久了。那些大規矩。還是從南方禮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們家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渾得這麼大了。(索隱)四貞久養宮中。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又爲他嬌娘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如今配了個好姑爺。我也安心。月裏出閣。我原想過來吃杯喜酒的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裏熬的似的。那裏能彀再到你

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裏的人都說請安問好。你替我另告訴你家姑娘。不要將我放在心裏。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算不得沒福的。只願他過了門。兩口子和順。百年到老。我便安心了。說著。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不理論。只有寶玉聽了。發了一回怔。心裏想道。如今一天一天都過不得了。爲什麼人家養了女兒。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變。史妹妹這樣一個人。又聽他嬌娘硬壓著配人了。（索隱）奇想。嬌娘硬壓著配人。若不硬壓。諒來便不配人了。四貞本已冊封東宮妃。後以陳奏許配。先太后乃爲求孫子而胖合之。世祖於此。殆有不能忘情者。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句語。意蓋作如是解。他將來見了我。必是又不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沒個人理的分兒。還活著做什麼。（索隱）只有出家之一法。想到那裏。又是傷心。見賈母此時纔安。到不敢哭泣。只是悶悶的。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閤府裏管事家人的花名冊子。拿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餘家。其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二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去。那總管家人將近年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的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裏化用。帳上有在外浮借的也不少。再查東省地租。近年頭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則躁腳道。這

了不得。我打諒。雖是璉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幾年頭裏。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是這樣糲好看。竟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爲什麼不敗呢。我如今就要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那裏。背著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著急。便勸說道。老爺也不用焦心。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總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穀。不過是糲著門面。過到那裏。就到那裏。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總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並入了官。老爺就不用過了不成。賈政怒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最沒有良心的。仗著主子好的時候。任意開銷。到弄光了。走的走的。跑的跑的。還顧主子的死活麼。如今你仍道是沒有查封是好。那知道外頭的名聲。大本兒都保不住。還攔得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誑人騙人。到鬧出事來。望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與珍大爺的事。說是嚼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我看這人口冊上。並沒有鮑二。這是怎麼說。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檔冊上的。(索隱) 滿制披甲丁奴有招旗銷檔兩種名目。招旗須出於皇上特賜銷檔。則主家可自由行之。凡未銷檔之人。雖貴至督撫尙侍。一入主家。則青衣執役如故。主家雖衰落呵叱之如奴厮。不敢抗違。先前在寧府冊上。爲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寧府去。後來老爺衙門有事。老太太們爺們往陵上去。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的。以後也就去了。老爺數年不管家事。那裏知道這些事來。老爺打諒冊上沒有名字的。就只有這個人。不知一個手下親戚們。奴才還有奴才呢。(索隱) 彷彿衙門中

之口役奴才還有奴才、可豪在此、可慨亦在此。賈政道：「這還了得！想去一時不能料理，只得喝退衆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裏了。且聽賈赦等事審得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政聽了，心下著急，只得進去。未知兇吉，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銜接上回，爲查抄之尾聲。依事鋪敘，其著急只在中間一段，即回目所載「致禍抱羞慚，禱天消禍患」二語，與實事較有關係。蓋蓉王獲譴，雖暗中由於上婚寡嫂有傷聖心，而其表面之罪，則以僭竊謀篡，搆成豫王、胤身勸進，致干廷議，縱結果倖邀寬免，而清夜自思，固當且悔，且懼孝莊當此事發生之際，坐視既不忍心干涉，又難啟齒勢處兩難，輾轉低徊，只得禱天懺悔，求消災戾。作者雖出以寓言，吾人心維目追，可必其爲當時實況也。寫賈政顛預處，亦絲絲入扣。

（護花評）借親友口中補寫家人泥腿噪鬧門上要錢諸事，隱指鮑二倪二李十等人，卻說不出姓名，纔是親朋口吻。王鳳姐囑託平兒扶養巧姐，自欺枉費心計，及尤二姐事只願早死，苛毒人忽有此慘痛語，可爲貪財妬刻者現身說法。

賈政查看家人名冊及出入賬簿，只有踱來踱去，絕無方法，描寫不能理家人情形如畫。

於哭聲嘈亂時，插敘史家人來，一則好止住哭聲，一則聲說湘雲即日出閣，不來探望之故，情事周匝無遺。

（大某評）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卽忙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乃交通外官。恃強陵弱。縱兒聚賭。強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麼。賈政回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於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作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塗。不能管教子姪。這就是孤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索隱)會勘時認罪之口供。北靜王據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便說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政交通外官。恃強陵弱。據該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鞠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強索。石獸子古扇一款是實的。然係玩物。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獸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臺站効力贖罪。所參賈珍強占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爲妾。並非強占。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爲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衆人揚言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尙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聽

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俸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赦又往臺站効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雖則臺站効力。也是爲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著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靠著二叔。他兩口子更是順著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爲尊。又與賈政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往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偕鸞佩鳳。蓉兒夫婦。又是不能興家立業的人。又想著二妹妹三妹妹。俱是璉二叔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婦完聚。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這裏。痛哭起來。(索隱寫邢尤二人心事。亦能曲折入微。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

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來的。我已託人徇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姪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著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的。你大哥那邊。璉兒那邊。也都抄去了。咱們西府銀庫。東省地土。你知道到底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沒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著。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著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怎樣辦法。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裏。現在璉兒也在這裏。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化銀託人。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尙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子一時也算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珍兒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流。說道。怎麼著。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我雖沒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裏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著。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用過我們的。又

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著賈赦。一隻手拉著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著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索隱)含糊得妙。舍此更別無說法。作者下筆時頗費一番斟酌。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分付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誤了欽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著。便叫鴛鴦分付去了。這裏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惱悔。如今分離的話。(索隱)三句總括何等力量。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也拋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著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今。只得大家硬著心腸過去。卻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拏出來。(索隱)太平原評記曰。子婦無私貨。賈母做媳婦。而財資多多。正鳳姐承受衣鉢地也。禮必有義。明大義如此。曲筆深文。夫誰覺得。按此評頗中竅要。本回明大義三字標題。確含譏諷。又叫賈赦賈政賈珍

等。一一的分派。說這裏現有的銀子。交賈赦三千兩。你拵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大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拵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丫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做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心了一輩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已收著。不許教璉兒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拵去。這是你祖父留下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著。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拵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拵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著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就拵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是都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

（索隱）順治十年七月。諭內三院。奉聖母面諭。予居深宮之中。不聞外事。近知雨潦爲災。房舍傾頽。田禾淹沒。兵民困苦。深可憫惻。特發宮中節省銀八萬兩。賑濟滿漢兵民。朕仰承慈旨。命爾等傳諭戶工二部。即將發去銀兩。查照被災輕重。酌量散給。仍設法稽察。毋致侵冒濫混。俾貧苦之人。均沾實惠。以昭聖母德意。又十三年八月。諭戶部。朕親詣慈寧宮。朝見皇太后。稟知畿輔近地。連年荒歉。今歲自夏徂秋。復苦霖雨。飛蝗。民生艱瘁。蒙皇太后慈諭。小民如此苦楚。深爲可憫。所有宮中節省銀三萬兩。即行發出。速加賑濟。欽此。蓋孝莊自經。喪變。蟄居慈寧。一意懺悔。曾散私財。以濟貧困。作者因題布置。借查抄後。分給家衆爲喻。

此明大義之說所由來也。賈政等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著。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著呢。只是現在家人過多，只有二老爺是當差的，留幾個人就穀了，你就分付管事的人，將人叫齊了他分派妥當。各家有人便就罷了。譬如一抄盡了，怎麼樣呢？我們裏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今雖說咱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好。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二太太那裏收著，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了。（索隱）於財政艱窘，會特提出甄家寄頓其意，可思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弄壞了。賈政見賈母勞乏，求著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餘剩的都給我服侍的丫頭。賈政哥聽到那裏，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託老太太的福，過了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競競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賈母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索隱）滿人重迷信，痛定思痛，必有幡然自悔，其見不得祖宗者，射語抑何如毒。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那不過這幾年，看看你們轟轟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身子罷了。那知道